

·书札整理研究·

袁枚集外手札二十二通考释*

赵厚均

内容摘要:本文辑录二十二通书札均为袁枚亲笔,内容非常丰富,涉及袁枚日常生活的林林总总:友朋雅集赋诗、替人润色文字、料理友生家务、举荐接济友朋、婚嫁宴请、刊书谋利、出游聚财等等,文章结合其诗文创作与交游情况进行参证,勾勒出袁枚的生活图景。

关键词:袁枚 手札 辑佚 交游

笔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袁枚佚作的收集整理,已有多篇文章面世^①。近日又发现一批袁枚书札,见于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影印的虎头痴后藏本《名人翰札墨迹》中。虎头为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小字,收藏者应即顾氏后裔,其名难详。这批书札共计二十二通,均为袁枚亲笔书写,多数为行草,也有小楷。袁枚书札留存数量颇夥,但多情人代笔,其尝作有一诗,题云《余幼不习书,每有著作,倩人代作,海内所知也,不料年登八十,眼昏手战,而来索亲笔者如云,我知其意,戏吟一绝》^②,又《答张船山太史书》云:“老人幼不习书,每握管如稚子抛堦,全无纪律。故有所书写辄求人代,海内所共知也。”^③即可知其一斑。今获睹其二十二通亲笔书札,虽系影印,实属难得。故为整理刊布如下。书札按致送人予以集中,并以姓氏字顺为次编排。

* 本论文之写作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。

①诸作出处参见拙文《袁枚集外诗文十九篇考释》,《文献》2013年第6期,第77页。另有《袁枚与彭启丰、李奉翰集外书札十一通考释》,《图书馆杂志》2015年第1期。

②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卷三四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年,第973页。

③《小仓山房尺牍》卷七,《袁枚全集》第五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3年,第156页。

一、与郭频伽书

随园老人枚拜手

频伽^①居士足下：

新正匆匆作别，不及举杯相于，殊歉然也。启者，贵东历亭^②太守新延之记室，乃老人五十年前之江宁案首，而足下所交王西林^③秀才之父也。因顿名场，晚习幕道，管折奏钱谷事务。年逾六十，两耳至聪，不能青出于蓝。刻下荐与贵东，与足下同舟共济，望推屋乌之爱，为之略通消息，则所感亦在老人也。大抵姚元之欲知古，问高君，足下是矣；欲知今，问齐君，梅坡是矣，此是并行而不悖者，一笑。

“卓女寡来新”，病在“来”字，文君新寡犹之昌黎少孤也，倘诗称“韩愈孤来少”，通乎？否乎？思之。

（钤“小游仙”、“十种仙”、“随园亲笔”印）

按，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六云：“壬子冬过淮，严司马历亭守田，席间诵孙相国士毅《领兵赴台湾》。”^④可知袁枚尝于乾隆壬子（1792）冬抵淮，过访严守田。又据黄凯钧《友渔斋诗集》卷一癸丑岁所作《正月三日郭频伽偕弟丹叔（凤）过访友渔斋，招同漱冰瘦客夜集，即送频伽之淮安》及其后一首诗《频伽以行卷见示，余亦出诗稿就正，别后赋此寄意》小注“频伽时游淮安严历亭幕中”^⑤，可知郭麐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岁（1793）客严守田幕。《灵芬馆诗二集》吴锡麒序云：“往余涉淮，闻淮阴人多称吴门郭白眉诗者，惜余未之见也。会严历亭司马招饮，晤诸席上，知君假馆于是……当其时，余匆匆北行，杯酒促谈，未尽款洽。然风雅之味，觉浸淫大宅间。别后每思其为人。迨明年，君应京兆试入都。”^⑥郭麐入京应试为乙卯年（1795），则其前一年即乾隆五十九年甲寅（1794）仍在严幕。袁枚作宰江宁在乾隆十年至十三年之间（1745-1748），札中云“五十年前”，则此札或作于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。

①即郭麐（1767-1831），字祥伯，号频伽，江苏吴江人。屡举不第，遂绝意仕途。著《灵芬馆诗词集》等。

②即严守田，字谷园，号历亭，浙江仁和人（今杭州）人。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举人，乾隆五十六年任江防同知，署淮安府知府。

③即王汝翰，字西林，江宁诸生。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三六《哭王西林秀才》序云：“西林名汝翰，其父廷泰，余试童子时之案首也。西林才过其父，而溺苦于学，以咯血亡，年才二十六岁。”西林父王廷泰，字梅坡，为袁枚弟子。《随园诗话》卷六：“王梅坡妻张氏，能诗。幼子汝翰，初上学，嫌衣服不华，张训以诗。”（凤凰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55页）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六有《三月二十四日偕门生王梅坡、舍弟香亭、陆甥豫庭游清凉山……》，可证。

④《随园诗话》，第542-543页。

⑤《友渔斋诗集》，“清代诗文集汇编”第43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612页。

⑥《灵氛馆诗二集》，清嘉庆至道光刻《灵氛馆全集》本。

“姚元之”诸句,《资治通鉴》云:“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,齐澣练习时务,姚、宋每坐二人以质所疑,既而叹曰:‘欲知古,问高君;欲知今,问齐君,可以无阙政矣。’”^①姚元之即姚崇,宋即宋璟,袁枚用此典推举郭麐、王廷泰。

“卓女”句不见今本《灵氛馆诗集》中,或郭麐已遵嘱删改。

二、与李莼溪书两通

五十年交好,得于府上相逢,白头话旧,真人生极乐事也!深知世叔大人晚景甚贫,理宜协助,奈此番游资甚费,而家中田上荒歉连年,所以屡次外游者,亦缘衰年有不得已之故耳。兹特奉上四金,托蕙纁^②广文寄上,聊表寸心,惟

莼溪三世叔大人谅之。

袁枚顿首

按,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七:“丙辰冬月,余年二十一岁,初识吴江李莼溪光运于长安小市,《诗话》中曾载其见赠五律一首。今甲寅秋,六十年矣,其子会恩秋试来园,读其诗,喜莼溪之有子。”^③可知李莼溪,名光运,吴江人。徐不详。札云“五十年交好”,则大约作于其七十一岁,时为乾隆五十一年(1786)。

六十载交情,八十岁年纪,竟得相逢共饮,真人生乐事也!临别时蒙世叔以粮绝见告,殊觉惻然,特具白米二石,托五世兄带上,聊为将伯之助。外洋钱十元,可为六郎料理衣装,嘱其初一、二间即来散寓,同往白下,代司笔札之事。妙在通家至好,情逾骨肉,老姊、老妻均能推当日太师母干娘之情,为之照应,无需世叔及世叔母之挂念也。兹因五世兄还家之便,手肃数行,以当面晤,希慈照不宣。

莼溪世叔大人

袁枚拜手

按,据乾隆六十年乙卯(1795)五月初二袁枚日记,“早,过平望,抵吴江东门,坐小船拜李世叔,留吃晚饭。银鱼、糟鱼甚好。”初三,“李世叔及四、五两世兄同来,即偕竹士、霞裳往□□家吃饭,鲥鱼、豆腐、酒甚好。遍游园中,午后回船。榆村送至舟中而别。李五世兄来,同舟至吴门。”^④可知两人重逢即在此际,则此札应作于乾隆六十年(1795)五月袁枚与其别后。

①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一,中华书局,1956年,第6725页。

②即袁谷芳,字蕙纁,号实堂。安徽宣城人。乾隆十七年壬申(1752)恩科举人,公车十上,屡荐不第,授苏州震泽训导。著《秋草文随》。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二十五有《题袁蕙纁南湖图》,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十七有《答袁蕙纁孝廉书》。

③《随园诗话》,第566页。

④《手抄本袁枚日记(十三)》,《古典文学知识》2011年第1期。

三、与陶怡云书四通

诗中无大题目，不能成名家。如康方伯^①魏塘事，可谓大题目矣。我已做四言一章，颇觉得意，因毛老^②赠有七古一篇，甚佳，我不敢与之争，故另作一体也。世兄有志为之，尤见近日力量甚大，老人为之甚喜，成后付我一观，果佳，我当代呈方伯也。前札有肯校勘《诗话》之语，尤为欣感。因先刷印者已付去挖补，故此时未及奉上，候其挖补来再刷印一副本，送世兄览之，指示之，大妙，大妙！

前送阿迟四律最佳，何以不写来？昨所送来诗俱不如矣，为加批送上。百韵诗应抬头处须专攻应制者与商，故特留存山中，将送与总局江太守^③观之，彼办南巡盛典最多故耳。恐世兄挂念，先将来诗缴上。

舟已雇定矣，定于十二日起身，可致意令祖^④大人也。

按，此札原无致送人，与下札相连，且札中言及“百韵诗”云云，袁枚另有《与陶怡云书》云：“应制诗非山人所宜，且老矣，应酬甚苦，不能握管作秀才想中光景。所见委百韵，送上请足下自改之。”^⑤故据以系此。

乾隆五十四年六月，康基田防汛睢南，值周家楼河溢，上游魏家庄大埽翻陷，基田压焉，援救得生。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一云：“金陵方伯康茂园先生，清风惠政，人所共知。在睢宁治河，落水中，神扶以起。余记其事，载文集中……公讳基田，丁丑科进士，山西兴县人。”^⑥所云记事之文乃《康方伯睢南治河记》，见《小仓山房续文集》卷三十一。札中所说“四言”，即《记》后所附诗。

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三云：“乾隆庚戌，金陵风雅，于斯为盛。吾乡孙补山官保为总督，沧州李宁圃翰林为知府，泾阳张荷塘孝廉宰上元，辽州王柏崖廪生为典史，西江陶莹明经为茶引所大使，盱眙毛侯园孝廉为上元广文，随园唱和，殆无虚日。”^⑦毛藻诗集未传，札中所谓“七古”已不详。

“送阿迟四律”乃指《自怡轩初稿》卷三之《和简斋先生送阿迟上学诗》四首^⑧，袁枚原诗《新正二十日阿迟上学》见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三十。有关“康

①即康基田（1728—1813），字仲耕，号茂园，山西兴县人。乾隆二十二年进士，授江苏新阳知县。五十四年，署江南河道总督。

②即毛藻，字侯园，安徽泗州人。清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举人，尝官上元教谕。

③即江春（1720—1789），字颖长，号鹤亭，安徽歙县人。先世侨居扬州，以盐策起家。为两淮盐业总商四十年。乾隆六下江南，均由江春筹划张罗接待。特赏加布政使衔。

④即陶涣悦祖父陶绍景，字京山，号慕亭。江苏上元人。乾隆三年（1738）举人，曾官台湾知县、淡水同知等。

⑤该札不见袁枚集中，参见拙文《袁枚集外书札十九通考释》，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》2010年第3期。

⑥《随园诗话》，第441—442页。

⑦《随园诗话》，第470页。

⑧《自怡轩初稿》，“清代诗文集汇编”第431册，第149页。

方伯魏塘事”之诗及“百韵诗”均已不见于陶涣悦集中。

札言康基田治河事,应作于乾隆五十四年(1789)。

明日,金君^①移尊园中,谅已有帖奉邀矣。适霞裳^②来,我亦订之,并告以世兄请他陪姚掌教^③之语。渠云即定初七日为妙,便渠即住园中,省来往轿钱也。觉此言亦恰有理,故为转达,以便世兄即下香亭^④、姚公二人之帖也,菜不必丰,我处明日即行代办,何如?

准于明早差家人叩儿^⑤先往程府,向太太说明,即持其书目到府上,请世兄同往一观,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、说部五门,查其全不全。另抄一本见示,以便老人为之定价,再讲售主何如?但世兄须拼出三日工夫,吃饱饭后前往,妙在不甚远也。

怡云^⑥世兄

子才拜覆

按,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一云:“桐城姚姬传太史掌教钟山,有移居之志。”^⑦据郑福照《姚惜抱先生年谱》,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五年,姚鼐主讲江宁钟山书院^⑧。

札中所云往程府查检书目一事,应是程晋芳逝后其家人托袁枚售书。程晋芳(1718-1784),字鱼门,号戡园。初名廷璜,又名志钥。祖居安徽歙县,迁居江都(今江苏淮安)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)进士。由内阁中书改授吏部主事,迁员外郎,被举荐纂修《四库全书》。事毕,授编修。晚岁穷困,赴陕客毕沅幕,病卒。袁枚《程君鱼门墓志铭》云:“乾隆初,两淮殷富,程氏尤奢侈,多畜声色狗马。君独悒悒好儒,罄其貲购书五万卷,招致方闻缀学之士,与共讨论……好周

①或指金绍鹏,字雉山,江苏江宁(今南京)人。诸生。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六云:“金绍鹏秀才病跛,而诗才清妙,居南门外,甚远。余作诗会,辄肩舆迎之。”(第542页)

②即刘志鹏,字霞裳,山阴人,诸生。袁枚弟子。尝与袁枚同游天台。《随园诗话》多次征引其诗。

③即姚鼐(1731-1815),字姬传,一字梦谷,室名惜抱轩,世称惜抱先生,安徽桐城人。乾隆二十八年(1763)中进士,任礼部主事、《四库全书》纂修官等,年才四十,辞官南归,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、江南紫阳、南京钟山等地书院四十多年。著有《惜抱轩全集》等。

④即袁树,字豆村,号香亭。袁枚堂弟。乾隆二十八年(1763)进士,尝官广东肇庆知府。

⑤叩儿乃袁枚家童,精烹饪。《袁随园记游册》(即《古典文学知识》刊发的《手抄本袁枚日记》)中曾多次言及。

⑥陶涣悦,字观文,号怡云,江苏上元(今南京)人。袁枚同年陶绍景孙。清嘉庆十二年(1807)举于乡,官至户部郎中。著有《自怡轩初稿》。《随园诗话》卷十四云:“叶书山侍讲,常为余夸陶京山同年之孙名涣悦者,英异不群,时才八九岁。稍长,好吟诗,尤好余诗,大半成诵。”(第352页)怡云长成后,为袁枚诗弟子,得随园衣钵。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三一有《陶怡云诗序》。

⑦《随园诗话》,第428页。

⑧郑福照:《姚惜抱先生年谱》,清同治七年(1868)刻本。

戚友,求者应,不求者或强施之;付会计于家奴,任侵盗,了不勘诘。以故,虽有俸,有协助,如沃雪填海,负券山积,势不能支。”^①可知其购书及穷困之状。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三十三有《辛未壬申间,余与鱼门太史广购书籍,有无通共,今鱼门亡仅十年,其家欲卖以自贍,属余检校,已亡失十之七八矣,感赋一章》^②,所述即此札中之事。该卷诗系年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(1791),此札应作于是年。

梁^③札已得矣,乃系王甥^④取观之,亦非有攫取心也。以此疑世兄,甚觉不安,然颜渊在甑中拾尘,夫子疑其偷饭,则此等事亦大圣大贤所不免也,笑笑。梁诗中用邵翁伯一典,我实不知所由来,特遣人致札问之。渠札中答云:出《三国志》细注中。甚矣,读书强记之难也。我家人及此札系昨早才到,故虽承其告我,而我尚未及查《三国志》一对也。为之闷闷者几半日矣,举家以我为老聩糊涂,不知自己安放何处。我又不服,所以周郎处亦札询之,今乃豁然矣。《深柳读书堂图》附上,查收。

按,此札原无致送人,袁枚另有《与陶怡云书》云:“山舟一札昨早才到,放置抽兜中,今早寻之不得,老人虽衰,不至健忘如此。疑是世兄爱其字迹,故攫之而行。因其中有答我问典故二条,匆匆尚未看明,如果将去,祈即发来,俟看清作回书后再奉送,何如?怡云世兄。”^⑤所述内容与本札正相关联。又札中言及《深柳读书堂图》,该图为陶怡云作。故系于此。

梁同书《寄随园年伯书》云:“‘邵翁伯’见卢纶《焦篱店》诗,云:‘何须看弄邵翁伯,即我此身如此人。’盖本傀儡之类。沐并字德信,在《魏志·常林传》中。其人名播异域,虽在华夏,不知者亦以为前世人也。”^⑥其答邵翁伯一典,应即袁枚所索之札。

《深柳读书堂图》,陶涣悦作,曾有多人题诗,如姚鼐《陶怡云深柳读书堂图》(《惜抱轩诗文集》诗集卷九)、王文治《题陶怡云深柳读书堂》(《梦楼诗集》卷二三)等。由此札知,陶涣悦也曾以图求袁枚题诗,但袁枚诗作今未见。

周郎,不详。询问周郎之札,今未见。

钱太史处已请定十八日矣,世兄明日差人下帖可也。陪客只须霞裳一个,辅参非不佳也,与太史素无一面,必须另叙寒温,似乎不必。太史有一妹夫许公子,现住江宁署中,或者我发帖请之,亦尚在未定。

①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二六,第1714页。

②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三三,第936页。

③即梁同书(1723-1815),字元颖,号山舟,钱塘(今浙江杭州)人。大学士梁诗正之子。乾隆十二年(1747)举人,十七年特赐进士,选庶居士、累迁侍讲,丁忧归,不复出。工书法。

④即王健庵,袁枚外甥,生平不详。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数度提及。其父王裕琨,字贡南。其妻张瑶瑛,著《绣墨斋偶吟》,袁枚尝为作序。

⑤该札不见袁枚集中,参见拙文《袁枚集外书札十九通考释》,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》2010年第3期。

⑥《续同人集》文类卷四,《袁枚全集》第六册,第378页。

按,此札无致送人,与前札相连,应为致陶涣悦。

钱太史、辅参、许公子均不详。

四、与汪雪疆书两通

本月十五日,差脚子王四到扬州,向康山^①公取纸价,有札奉呈。嘱其借宿世兄府上,以待回音。因刻下脚子未归,而扬州有使,故又附寄一函奉读,希示覆之,以慰悬悬。弟出月初间即来邗江,面谢寅公^②送参之惠,并谢康山公寄参之情,不敢迟也。此启

雪疆^③世兄阁下

未知脚子带银归时,曾差人伴否?

枚再拜

按,《随园诗话》卷八云:“扬州城内有康山,俗传康对山曾读书其处,故名。康熙间,朱竹垞游康山,有‘有约江春到’之句。今康山主人颖长方伯修葺其地,极一时之盛;姓江,名春,亦一奇矣!”^④又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二五有《扬州康山诗为江春作》。可知袁枚与江春略有往来。

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二三有《七夕后三日,尚衣局寅公过访山中,赋诗奉饷》,该诗系年在乾隆三十七年,其时任江宁织造。又《小仓山房尺牍》卷三有《寄寅和斋樵使》云:“接手书,及厚赐重重,具征念旧怜才,寸心感切……公两典尚衣之局,至今浙水讴歌,金陵感颂……两淮盐政,有一定章程。明公果能裕国恤商,虽饮酒看花,亦是君恩盛泽,谁曰非宜?但不使之过度,致乖常性足矣。”^⑤可见两人在南京、扬州等地均有往还。札中即言“来邗江,面谢寅公”,则应作于寅著任两淮巡盐御史之时,即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六年之间。

月之二十四日申刻,接到世兄手札,纸价三百二十两,深感康山主人垂照之情,又蒙世兄加以健步同来,以免长途疏越,尤征古道照人,感难言罄。本拟作札致谢康山公,并札谢运台,因舍亲张萱圃有意外之变,不得不作越疆之吊。拟月初即打桨而来,将面谢一切,并作十日盘桓也。运台处,求康山公为我致意;康山公处,求世兄为我致意。相见在即,余言不叙。

雪疆老世台足下

袁枚灯下拜手

①即江春(1702-1789),字颖长,号鹤亭。居扬州康山,称康山主人。徽州歙县人。为乾隆时期“两淮八大总商”之首,特赏布政使等衔。

②即寅著,号和斋,满洲镶黄旗人。乾隆三十年任热河总管,四十二年任两淮巡盐御史,四十六年汉军人图明阿接任。

③即汪畚,字中也,一字雪疆,江都人。汪舸之子。精于鉴赏字画、磁玉之类。佐江鹤亭方伯幕,购马氏小玲珑山馆居之。

④《随园诗话》,第188页。

⑤《小仓山房尺牍》,《袁枚全集》第五册,第62页。

脚子力钱如命付迄,蒙先赏路费,谢谢!

按,此札与上札前后相连。所言“纸价”,应是刊刻其六十岁时自编之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之费用。《诗文集》及后来编撰之《随园诗话》的售卖,是袁枚的财源之一^①。至于刻书所费,其乾隆五十九年(1794)五月初九日日记云:“太史纸一篓,有四十八刀,每刀七十五张,计可裁七千馀页,《全集》可印三部有馀。凡印书工连吃饭,每夹十[?]钱三分,已为足价。每夹计书二百叶,排书每夹约二十[?]钱一分。”^②又乾隆六十年(1795)五月十五日日记云:“《小仓山房集》大约二千二百页,太史纸印合六十[?]钱□□左右。毛太纸印约八钱左右,印工在外。发坊大纸四两,小纸三两。印工每千张约六十[?]钱□□,连饭食。”^③据此可略知一二。

运台,为清代都转盐运使司与盐法道之别称。据《(嘉庆)重修扬州府志》卷三十八,汉军正红旗朱孝纯乾隆四十一年任两淮都转盐运使,中牟人仓圣裔乾隆四十五年继任。朱孝纯,字子颖。乾隆壬午举人。知四川简县,擢叙永同知、重庆知府,移守泰安,迁两淮盐运使。《随园诗话》卷五:“扬州转运使朱子颖,工画能诗。王梦楼为诵其佳句云:‘一水涨喧人语外,万山青到马蹄前。’”^④因此,此运台为朱孝纯的可能性较大。

张萱圃,不详。

五、与严子进书五通

送上寄洪稚存^⑤一信,希附入前信中寄之。廿一日,屈世兄过我作冰人,谅蓝亲家^⑥即来奉拜也。原约霞裳作伴,渠许我十六日必归,而今已逾期不至矣。必有力不从心,身难自主之故,真可笑也。如明日午后无信,只好另换媒人矣。

子进^⑦世兄足下。

子才

(钤“子才子”印)

按,蓝应桂子蓝嘉璫,字笠夫,娶袁枚第四女琴姑。此言“蓝亲家即来奉

①黄一农:《袁枚〈随园诗话〉编刻与版本考》,《台大文史哲学报》第七十九期(2013年)。

②王英志:《手抄本〈袁枚日记〉(四)》,《古典文学知识》2009年第4期。

③《手抄本〈袁枚日记〉(十四)》,《古典文学知识》2011年第3期。

④《随园诗话》,第121页。

⑤即洪亮吉(1746-1809),字君直,一字稚存,号北江,晚号更生,阳湖(今江苏常州)人。乾隆五十五年(1790)进士,历贵州学政等职。有《洪北江诗文集》八十三卷。

⑥指蓝应桂,字芷林,号芎塈,浙江定海人。乾隆三年戊午(1738)举人。历知胶州、济宁直隶州。因其婿杭光晋、潘鹭冒籍山东举乡试成进士事发,连坐免职。僦居江南江浦县。

⑦即严观,字子进,号述斋。江宁人。袁枚弟子严长明长子。太学生。著《江宁金石记》八卷等。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二八有《赠花词为严子进作四首》。

拜”，应与琴姑出嫁有关。《随园家书》第十六通云：“阿四已于四月廿四日行盘，礼物甚华。”又袁枚《与陶怡云书》云：“明日小女行盘，请世兄来替我陪媒人为望。据霞裳说也要来陪，其践言与否，只好付之流水耳……媒人是梅四太爷、章八世兄。”^①此札及《与陶怡云书》或系蓝应桂托媒人上门提亲，袁枚约严子进、陶怡云相陪而作。琴姑出嫁在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，据札中语意，该札作于是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之间。

霞裳诉状送览。处人家庭，最难料理，只好八寸三分头巾，教子以孝，教母以慈而已。世兄与霞裳至好，其能为之疏解乎？匡章之名，不可使闻于邻国也。霞裳几件苇衣，都赠自随园，非其自制。当此荒年，一家八口，都靠霞裳独力支持，东拉西扯，也非容易。有子三人，而专责之长男一个，未免偏枯。想《春秋》责备贤者，老太婆经学渊深，曾读《公羊注疏》乎？虽然，使霞裳果能克己复礼，愉色婉容，省坐轿之钱，捐朱娘之费，一以萱堂甘旨为心，则未必不可以感动慈亲也？此处亦宜自反而自讼焉。老人学断此案，未知是否？

子进世兄览之。

子才

（钤“随园”印）

按，札中云：“霞裳几件苇衣，都赠自随园，非其自制”，据《续同人集》“答谢类”有刘志鹏《谢简斋夫子赠裘》，可知其言非虚。

此札乃因霞裳得罪其母，袁枚出面调解。“匡章”句，用《孟子·离娄》之典，文云：“公都子曰：‘匡章，通国皆称不孝焉，夫子与之游，又从而礼貌之，敢问何也？’孟子曰：‘……夫章子，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。责善，朋友之道也；父子责善，贼恩之大者。夫章子，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？为得罪于父，不得近，出妻屏子，终身不养焉。其设心以为不若是，是则罪之大者，是则章子而已矣。’”

“春秋”句，语出《新唐书·太宗纪赞》：“然《春秋》书中，常责备贤者，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，莫不叹息于斯焉。”意谓《春秋》对所谓贤者要求更为严格，于批评中有敬重之意。

札中云霞裳应“自反而自讼”，可见袁枚对其也有微词。又据袁枚乾隆乙卯（1795）三月初四日记，“见霞裳，夫人推病，以二缎送之，又金如意一枝。随后赶来，言之再三。不料去李公席间，忽札来，说要送东家到清江，送东家则不病，送我则病，殊不可解。因与李公大吵，李公亦怒，且立誓再用霞裳者非人也。松云共闻此言，并说霞裳之不孝，笔下亦平常，貌亦丑老。”又初五，“晚间接霞裳辨罪书，方悉错误缘委，气始平。然终嫌此子之处世不在行也，终于自己受

^①该札不见袁枚集中，参见拙文《袁枚集外书札十九通考释》，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》2010年第3期。

累”。初七，“情衰则胜，情是先天，礼是后天故也。霞裳不拜生日，我全无怪意，及不肯伴我回杭，乃记得而责之。世上父子、夫妻，皆可类推”^①。对其负己之事，再三言之，可见袁枚之盛怒，亦可见刘霞裳处世之一斑。

接读世兄与霞裳书稿，具见良友箴规一番悱恻缠绵之意。惟是弟半世山居，少年未遇时受人恩处，心虽未忘，力不能报，徒见之于文字中，被有心人指而出之，益使我汗泪交下耳。霞裳他日官禄过我，再看何如？

子进世兄览之。

子才再拜

（钤“可怜”、“子才子”印）

按，此札应与上札前后相连，皆料理刘霞裳家事而作。“少年未遇”诸句乃袁枚之夫子自道。《随园诗话》卷一云：“某孝廉有句云：‘立誓乾坤不受恩。’盖自矜风骨也。余不以为然，寄书规之，云：‘人在世间，如何能不受人恩？古人如陶靖节之高，而以乞一顿食，至于冥报相贻。杜少陵以稷、契自许，而感孙宰存恤，至于愿结弟昆。范文正公是何等人，而以晏公一荐故，终身执门生之礼。盖太上贵德，其次务施报，圣人之所不讳也。’”^②又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八：“尝读刘长卿《重过曲江》诗云：‘何事最伤心？少年曾得意。’盖唐时进士登科，多同游曲江之故。余甲辰到广西，蒙抚军吴树堂先生饮余于八桂堂，是五十年前金震方中丞拜表荐余处。追忆少时恩知，为之凄绝，一坐竟不忍起。”^③舒坤于此条批语云：“子才于生平受恩知己，念念不忘，故其倦倦于金震方中丞，溢于言表。即于其房师邓逊斋亦然，此是子才性情厚处。”^④其诗集中追怀故人、感恩知己之作亦多有，凡此均可参见。

尊作略加润色，均已工稳，送上。世兄览之，可即写来也。附刘郎^⑤诗一册，求同作赠之，以志一时佳话。弟明春打桨之期，总以玉人痊愈为度，承世兄慨然以药王自任，感何可言！倘略有功效，望驰驿报闻，以慰切肤之念，毋使好事多磨，祷切！祷切！

子进世兄。

枚再拜

按，严观诗集未传，袁枚所润色作品不详。由此札知，严观似通医术，袁枚姬人患疮，尝为医治。

前蒙世兄考校山舟所寄字句，精详之至，感甚！谢甚！昨日，霞裳来，云房子是典非租，谅非虚语，故已将三十金全数付之。未知屋舍如何，可值得百五十金否？世兄可曾见过否？杨郎所允，能不食言否？念念。屋在江宁

①王英志：《手抄本袁枚日记（七）》，《古典文学知识》2010年第1期。

②《随园诗话》，第9-10页。

③《随园诗话》，第576页。

④《随园诗话》附录，第647页。

⑤应指刘志鹏，字霞裳。《小仓山房外集》卷七有《刘霞裳诗序》。

县前，离师友远，离河房近，嘱其勿蒙故智才佳。

子晋世兄览之。

枚拜

(钤“子才子印”)

按，子晋应即子进。札中所云诸事均不详。

六、与伊小尹书

枚顿首

小尹^①老先生阁下：

前月二十七日差来之小价至今未归，想渠有事逗留扬州之故，而梦楼^②亦不复有告急文书，心甚悬悬。兹于中秋前一日午刻尊使从京口持来手札，兼赐京口土宜，方知早有见覆之信。佛弟子落劫，早被观音超度矣，不胜欣慰之至。且阁下于公事贤劳之际，犹念及山中一隻，酒脯遥颁，真可谓古之人欤？古之人也！

松云^③太守修莫愁湖落成，首唱棹歌二十章，城中和者如云而起，枚忍俊不禁，亦作十七首。老婆东涂西抹，何能压倒少年？然而唐人诗云：“梧桐直不甘衰谢，数叶迎风尚有声。”此则可以为枚解嘲，特抄稿呈上，求阁下亦和数章，以志一时佳话焉。兹因贵治下符生来镇之便，即交带上，希省览不宣。

中秋日拜书于小仓山房之海棠花下

符生云：阁下在镇江政声洋溢，讴歌满道。方知古人必诵《诗三百》然后授之以政，其信然耶！老夫闻之，喜而不寐。

(钤“袁枚”、“美人之贻”、“随园亲笔”印)

按，据李尧栋《乾隆癸丑初夏重修莫愁湖作棹歌二十首》^④，知其重修莫愁湖之事在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癸丑初夏。袁枚《与李松云书》云：“闻修葺莫愁湖，真盛德事！作《棹歌》二十章，清妙绝伦，一时和者如云而起……枚老矣，久不作诗，为诸少年所引诱，忍俊不禁，亦作十七首而缺其三，以志退避三舍之

①即伊汤安，字小尹，号耐园，满洲正白旗人。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举人，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三云：“满洲伊小尹汤安，相国永公之从子，幼即工诗，来作江防司马。”江防司马即江宁同知，其时即与袁枚过从。又据王文治《梦楼诗集》卷二四“乙卯集”《伊小尹守扬州，招予平山雪后看梅，口占一绝赠之》，知其于乾隆六十年乙卯（1795）曾守扬州，其任镇江则更在此前。

②即王文治（1730—1802），字禹卿，号梦楼，江苏丹徒（今镇江）人。乾隆进士，官至云南临安知府。罢归。尝主讲浙江敷文书院。与袁枚过从甚密。工书法、诗文。著有《梦楼诗集》。

③即李尧栋（1753—1821），字松云，号松堂，浙江山阴人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进士，入翰林院，为庶吉士。出为江宁知府，后官至湖南巡抚。

④释恒峰辑：《莫愁湖风雅集》，清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刻本。

意,诚恐能责人而不能责己,故录上求公改政焉。”^①伊汤安和作《松云太守修莫愁湖成招饮湖上属予赋诗漫成五绝》,见《莫愁湖风雅集》卷一。

“梧桐”句出自宋人张耒《夜坐》,袁枚误记为唐人。

此札应作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(1793)中秋。

七、与岳水轩书六通

弟与先生别后,疟鬼复来,他人登高,仆偏上榻,可厌也。今早洗面后忽记寿文一事,任笔挥洒,颇有神助,不逾片刻而千言毕矣。盖我两人相知之深,相重之久,冲口皆是文章,无所为握管沉吟故也。非先生不能当,非子才不能作。但病中实难作楷,而家又无一人代书者,故先将病中乱涂之稿送上,求令贵门人楷书付来。弟无力为先生作屏,有志为先生作局,未知当意否?或尚需改削否?

子才

按,此札无致送人,因与下札相接,故系于此。

札云“他人登高,仆偏上榻”,可以得知其患疟疾是在九月。袁枚诗作中两次写到身患疟疾,分别见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十二和卷二六《疟》,系年在乾隆丙子(1756)和己亥(1779)。《随园诗话》卷二云:“丙子九月,余患暑疟。早饮吕医药,至日味,忽呕逆,头眩不止。家慈抱余起坐,觉血气自胸膈起,性命在呼吸间。”^②而作于丙子的《疟》诗云:“宋玉悲秋时,赵罗疟作候。八月乃有凶,三年拜赐又。”两者所记时间略有出入。己亥所作《疟》诗云:“归自吴门乍泊舟,忽然疟鬼又勾留。”其后紧接一诗《园中芙蓉盛开,病中不得见,戏题一绝……》云:“九月芙蓉开满园,病夫无福倚栏杆。妒妻疟母真相似,家里红妆一见难。”可知己亥年患疟疾也在九月。不过据下文所揭袁枚跋语知,乾隆癸丑(1793)时,岳梦渊“委化已二十余年”,其在己亥时已逝去多年。故此札应作于乾隆丙子(1756)九月。

袁枚寿文,今集中未见,亦未见传本。

先生有高世之心怀,振大雅于白下,可敬可喜,又兼虚衷若渴,以征启及凡例见商,枚亦不敢自外,谨删去若干,较为简洁,良以风雅之场,不得过为严切之谕,在诗人自为领略耳。总之,鄙意宁精选良兵,毋周旋世故;宁严之于始交,勿弃之于中路;宁使人求入不得,勿使人推之不去。前晚与

①《莫愁湖风雅集》卷一。该札全文,笔者已辑入《袁枚集外诗文十九篇考释》(《文献》2013年第6期,第88-89页),并略作考释。

②《随园诗话》,第25页。

再来六兄及晴州^①秀才言之，伊二人所见甚同。且有应补入条例者，容面悉不备。

水轩^②先生

袁枚拜手

(钤“钱塘中郎”印)

按，《随园诗话》卷十云：“岳水轩名梦渊，为督抚上客。居与随园相近。丁丑秋，忽作诗会，大集名流，其豪气犹勃勃可想。”又岳梦渊《竹轩诗社即事》序云：“乾隆丁丑仲秋八日，袁简斋太史及王孟亭太守集余竹轩，嘱为折简以续前徽。一时耆旧如熊涤斋学士、葛闻桥祠部、潘筠轩翰林、李晦堂都阃，皆次第而来。名贤髦士如陶君衡川、陈君制锦、涂君长卿、李君晴洲、钱君兰谷、汪君京门、周君幔亭、裴君春台、沈君瘦岑、秦君筠亭、沈君子敬、徐君徵园、吴君元礼、蒋君愚谷、汪君意园、汪君晋初，方外则药根、伟然、碎琴三上人，而陈君古愚适自庐江续至。余为主人，计二十七座。简斋太史议以诗题一、赋题一、论题一，只谈风月，不及其他，洵太平盛事也。”^③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十三《海桐书屋即事》“余事赋古琴，尚论及江东”小注云：“题有《琴赋》、《鲁肃论》。”可知此札系举行诗社之前水轩与袁枚商量有关事宜，袁枚复札。《小仓山房外集》卷三有《竹轩小集诗序》，或系此次雅集之后所作。

此札应作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（1757）八月之前。

袁枚顿首

水轩先生阁下：

中秋前三日，接手书及黄精一篓，茶叶二瓶，知先生既怜其消渴，复助以长生，何谊之隆而情之深也？秋气明瑟，比来眠食何似？深以为怀。江宁入夏，旱魃为灾，弟田中寸草不生。种晚豆、荞麦，亦为虫食尽矣。今年，忧道之人亦复忧贫，为唤索何？三复尊集，篇篇完善，唐音铿然，为焚香膜手者久之。惜知音之望山相公^④远居黄阁，不能共赏为恨。如便中再寄一部

①即李朗，号晴洲。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卷十六云：“继之程午桥编修、王孟亭太守箴舆、秦涧泉殿撰大士、田退斋侍郎懋觐、彭芝庭殿撰启丰、周兰坡学士长发、熊秋林编修本、王穀原主事又曾、钱稼轩殿撰维城、李晴洲文学朗，先后追和，涧泉续书泐石。”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十三有《题李晴洲天际归舟图》，《诗集补遗》有《重九后一日，岳水轩、刘南庐、李晴洲、陈古渔来登天风阁分韵》。

②即岳梦渊（1699-？），字屿亭，号水轩，别号清凉山樵。河南汤阴人。岳飞裔孙，居金陵。《随园诗话》卷十云：“岳水轩，名梦渊，为督抚上客。”（第249页）知其以客幕为生。著《海桐书屋诗钞》，袁枚尝为作序。

③《海桐书屋诗钞》卷七，清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）刻本。

④即尹继善（1695-1771），章佳氏，字元长，号望山，满洲镶黄旗人。雍正元年（1723）进士，历官编修、云南、川陕、两江总督。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以文华殿大学士入阁，掌兵部事，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。袁枚有《送望山相公入阁诗》、《送望山相公入阁序》。

来,弟当为先生转致京师也。肃此布谢,不宣。

中秋日拜

(钤“钱塘君”、“袁枚”印)

按,岳水轩诗集刻成于乾隆三十二年(1767),袁枚尝为作序。札中称“三复尊集”,又希其“再寄一部”,应作于诗集刻成之后不久。再据落款时间,可知此札作于乾隆三十二年中秋。

袁枚顿首

水轩先生阁下:

月之二十日接手书,垂念殷殷,足征良朋关切,隔千里而寸心常明也,感甚!谢甚!枚小住滁阳,系奉相公面谕,作行云舒卷之机,何敢有违?故《赠别随园》四律,一时和者不下百首,特将原稿寄上,求先生亦赐阳春之曲,以压倒一切也。环滁皆山,欧梅犹在,小住之余,乐不可支。板舆之奉,虽不能迎养高堂,而五日一问安,十日一视膳,亦未尝不泛扁舟而渡江口也。惟念先生尊年远出,起居可平善?宾主可交欢?事务可不甚繁剧?深以为念。便中尚望德音时降,勿以为江外之人而弃置之,则幸甚矣。一笑。

三月二日状上

(钤“入虚如有人”印)

按,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二三有《例有所避将迁滁州留别随园》四首(以下简称《留别随园》),据《袁枚年谱新编》,作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(1772)秋,且其欲移居乃因“新例宦所不许居家”^①。《留别随园》后有《迁滁不果》,可知袁枚虽“迁滁不果”,仍曾往滁州小住。《续同人集》“送行留别类”即有何士颙《送简斋夫子移居滁州》、熊学骥《送简斋太史移居滁州》各二首。

札中求岳水轩和诗,详见下札。诸人和诗,今可见者,有卢文弨、秦大士、熊学骥、方正澍、何士颙等人之作^②。

札中有“板舆之奉”诸语,《留别随园》其一亦云:“泛宅浮家随处好,只怜白发有高堂。”可知袁枚于迁滁之事尚可等闲视之,只是对不能迎养高堂颇难释怀。

札应作于“迁滁”之议次年,即乾隆三十八年(1773)三月二日。

袁枚顿首

水轩先生阁下:

日前接手书,并见和《别随园诗》四首,飘飘霞举,沁我心脾,且一番关爱之情,跃跃言表,尤感老友之风义,高出寻常万万也。每见两世兄,得悉起居安好,宾主相得,署中除几奏稿外,一无他事,尽可饮酒赋诗,批风抹月,消遣衰年岁时。但未知西江人物,披沙捡金,有一二可谈人否?恐铸人之功

^①《袁枚年谱新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,第393-394页。

^②《袁枚年谱新编》,第394页。

比烧磁器而更难,要惟先生有以陶冶而成全之否?吴敬亭^①秀才翩然而来,得亲教示,不特为敬亭喜,并为先生喜矣。因便草此数行,奉候近祉不宣。

八月一日状上

(钤“袁枚”印)

按,水轩和诗未传。札中言及“西江人物”,应是水轩在粤幕之时。

此札言及收到水轩和《别随园诗》,应于上札作于同一年,即乾隆三十八年(1773)八月一日。

昨接佳章,于漏尽灯残之际读之,犹觉青藜映照也。今读改本,添入公子一层,尤为全美无遗,一结神韵悠扬,直逼初盛,所谓合高、岑、元、白而为一者,其在兹篇欤?野外小集,获此矜宠,幸甚感甚!容再面谢,不宣。水轩居士

袁枚率覆

按,此札具体所指不详。可知岳水轩曾以诗作向袁枚请教,改定后再呈袁枚,得到好评。而袁枚也曾以自己的诗集相赠,受到“矜宠”。

附袁枚、陶涣悦跋^②

呜呼!此余与水轩先生往来笔札也。先生与余居相邻,花之朝,月之夕,往往举杯相于,过从甚欢。虽驾出游,亦通书不断。今先生委化已二十馀年矣,忽其子乐山^③秀才将所存笔札潢治成册,属余加墨。余因思士大夫家祖父手泽被子孙拉杂摧烧者不知凡几,而乐山独能敬其父以及父之友朋,则其仁孝之思纯然可想。而余以过去之涕唾,如羊叔子重探金环,及于吾身亲见之,宁非厚幸?然而水轩不可作矣。八十衰年,相别不久,他日九原相见,当先以此第一乐事告之。

乾隆癸丑六月望日,随园老人袁枚挥汗书。

此册书毕,小儿子阿迟^④问爷:“当时壮年写行草,今暮年反写小楷,何耶?”余告之曰:“当年手札,料其必不存也,故率意为之。今知其将存也,故敬谨为之。”其实随园初不习书,到老茫然,小楷、行草一而已矣。第乐山世讲替我抄书,辄用小楷,我虽腕力颓唐,敢不以德报德耶?且喜天日晴朗,不需眼镜,兼为张香岩^⑤跋山舟、梦楼两字册焉。若雨窗灯夜,恐马伏波亦不能据鞍顾盼也。质之乐山,同为一笑。

是日申刻,子才再跋。(钤“袁枚”、“随园亲笔印”)

①即吴棫,字敬亭,碾伯(今青海海东)人。乾隆丁酉(1777)举人。有《岁吟录》。

②袁枚两跋语在与岳水轩第四札之前,陶涣悦跋在整批书札之后,今移于此。

③即岳树仁,字乐山,岳梦渊次子。

④即袁迟(1779-1828),字真来,袁枚嫡子。

⑤即张培,字香岩,金陵人。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二云:“金陵张香岩秀才培,以《秋雨斋诗》见示。年甫弱冠,而诗笔甚清。”(第465页)补遗卷五:“何兰庭、张香岩,同余游天台。”(第508页)

余与乐山二兄相识久矣，而未得亲之也。癸丑岁，乐山舍馆高氏，相去甚近。读书之声洋洋盈耳。每于花朝月夕，辄过乐山斋中，谈今论古，邻家灯火，颇借余光，至足乐也。一日，偶见案有素册，余从后幅展阅之，其字则蝇头小楷也，其人则随园先生也，其时则癸丑六月也。余为惊异者久之。因思随园先生春秋近八十矣，未闻其轻为人书册，即书册，未闻于酷暑时作蝇头小楷，何独于乐山偏好之若是？急向乐山询其颠末。乐山曰：此随园先生与吾父手札也。吾父生时与先生交最密，知最深，往来手札亦甚富。阅岁既久，散者半，留者半。余检其留者潢治成册，并求加墨于先生，先生欣然挥汗而为之跋。余闻斯语，窃有感焉。尝见富贵之家藏书万卷，充栋汗牛，空饱蠹鱼之腹者，不知凡几。而乐山独于破篋残编中取零星数纸，锦裹而香熏之，使后之览者知父与师之交情，数十年如一日，非惟尽孝道，亦以重师恩也，能不令人肃然而起敬哉？余爱不释手，因向乐山借观，抚玩再四，并题数语而归之。

乾隆五十八年小阳月五日，怡云居士陶涣悦跋。

八、与某甥书

前看之园，甚为可爱，愿吾甥得之。闻索价百六，则百四、百五俱可得也。我力能助汝百五之数。照房价牙砖九七，银九五兑可也。搬移、修理之费，则你姆妈自任之为妥。但畜子要租之说，殊未的确，须令其来园面商，否则我要九儿巷之房仍为废物。且奴管都非易事也，可酌之。如畜子旨买，则不必言矣，更妙矣。

新园成后，每夏枇杷三株，结成果实，必亲来食之。又搁盆景，青石八方，要借一用。内虎刺、缨络松，俱系千年之物。所谓“苍皇求买万金无”也，贺贺！

（钤“子才”、“道泰之门”印）

按，据《袁枚年谱新编》及王英志《袁枚评传》，袁枚有姊妹四人，长姊适王裕琨，有子王健庵；次姊适陆康仲，有子陆豫亭，年三十馀即卒；三妹无子；四妹适韩思永，有子韩执玉。另有女五人：成姑适蒋元鼎，琴姑适蓝嘉璫，阿如适汪世泰，嗣女阿印适金陵章氏，嗣女鹏姑适溧阳史氏^①。札中所云之甥，不能确指。所云买园之事亦不详。

【作者简介】赵厚均，文学博士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研究方向：六朝及清代诗文。

^①《袁枚年谱新编》，第8-11页。《袁枚评传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649页。